

# 八月，金色的诗章

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91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谱写了光辉的历史诗篇。今年5月，《人民文学》杂志、《解放军文艺》杂志和本报“长征”副刊联合举办军旅诗征稿，收到了来自官兵们的大量诗作。他们以当代中

国军人的眼光与心灵，关注我军的辉煌历史，关注强军的伟大进程，关注丰富多彩的军营生活，创作出一批优秀诗作，特摘登部分作品，以飨读者。

——编者

##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 火焰之门

■刘立云

必须俯首倾听！必须登高望远  
必须在反复的假想和摹拟中  
保持前倾的姿势；必须锋芒内敛  
并把手深深插进祖国的泥土  
每天到来的日子是相同的日子  
没有任何征兆，呈现出平庸的面孔  
而每天磨亮的刀子却荡开亲切的  
笑容  
必须把目光抬升到鹰的高度  
然后请燃烧，请蔓延吧，火焰  
请大风从四方吹来，打响尖厉的唿哨  
而我就埋伏在你脚下，一种伟  
大的力  
如一张伟大的弓，正被渐渐拉开  
那时即使依恃着钢铁，即使依恃着  
我身后优美的山川、河流和草原  
我也将在火焰中现身，展开我  
的躯体  
就像在大风中展开我们的旗帜

### 仰望古田

■牟春江

一个从苦里熬出头的名字  
有生生不息的古色古香  
一个方方正正规矩的名字  
有浩然正气的浸润滋养  
一个代表耕读和希望的名字  
有江南的灵性书写刚强

当一种主义的惊雷在这里炸响  
当一种燃烧的靈魂在这里闪光  
一砖一瓦胜似铁壁铜墙  
支部建在连上  
党指挥枪  
朴素的真理总有颠扑一切的力量  
从这里走出唱着红歌的队伍  
唤醒雄狮威震东方

### 勋章

——致周保中将军

■徐晓鹏

有一座山峰  
从彩云之南  
绵延到松花江畔  
黑土地便从  
铁蹄下耸立起来，发出  
血性的呐喊

有一弯月亮  
从洱海的怀抱里升起  
高挂在雪原之上  
汉子们便从  
囚笼中冲了出来，结成  
悲壮的团队

有一轮太阳  
从民族的心窝里  
跃升到白山黑水之间  
一面旗帜便从  
林海中飘了起来，点燃  
不熄的篝火

山峰至今耸立  
上面挂着一枚勋章  
呐喊着烈士们的名字  
黑土地便将麦浪绽放开来，发出  
淡淡的草香

月光至今清冽  
上面挂着一枚勋章  
低吟着激昂的军歌  
夜色便将思念释放出来，结成  
潺潺的回响

太阳至今辉煌  
上面挂着一枚勋章  
亲吻着子弹撕裂的战旗

历史便将英雄托举而至

重读抗联战士的誓言

### 步兵，步兵

■王晶

像行走的山川和河流，一只只奔  
跑的肺  
凌厉并凶猛。在烈日下，在暴雪下  
用脚驰骋，祖国大江南北  
挎包、水壶、迷彩、战靴，步兵  
的标配  
汗珠，从高耸的额头上滑下  
内心的血性，淬炼肋骨坚硬如铁

快速地奔跑，辗转，腾挪，攀升  
匍匐或者潜行，身形如此矫捷  
在山林的纵深，一片片迷彩  
和一双双结满厚厚血茧的脚  
正贴着风声，迅速前进

疼痛深入骨髓，鲜血汨汨渗出  
生命在奔跑里升腾  
成为目光里，一盏永不熄灭的灯  
他们前进的方向  
五星红旗正悠扬着弧度，迎风招展

### 远火

■余彦隆

传说中  
惊讶你的射程  
面对时  
仰慕你的气韵

高精度  
模块化  
多用途  
火力覆盖  
万箭齐发  
远火300  
以青春的风华  
独步天下

在高原  
在实战演习的征尘里  
中国女子战炮班  
和远古走来的远火  
深藏多少魅力

此刻我看见火  
继而看见药  
看见炼丹家  
风行千年的虔诚  
看见《本草纲目》中  
能治疮癣湿气  
可辟瘟疫虫害的  
火药

同时我又看到节日  
看到烟花爆竹的火爆  
看到硝石硫磺木炭  
配方的混合  
易燃易爆的性格  
令硬气功铁布衫  
举步望却

火药  
火力十足的药啊  
对于分裂症和野心狂  
是唯一能治的药吗  
远火  
你让我们这些军人  
——火药故乡的继承者  
异常神勇

烈日当空

沙场蒸腾  
排列整齐的发射管  
静待远程打击指令  
远火远火  
你以沉默 进发  
一支军队的使命

### 英雄归来

■湛虹颖

就这样，抱紧你的骨骼与乡愁

我接回了你的遗骨，却接不回  
你三月春光般的笑容，我的亲人呐  
你临别时惊醒了麦稻的歌声  
以及你浑身披挂着的火与光  
我再也接不回  
就这样，我带你回家  
你看：所有生命在季节的烟雨里  
重新繁衍

山水、墨竹、翎毛，样样清爽不俗  
你再：看：季节深处，万家灯火  
星宿归位，花月正东风  
这就是你的江山与社稷  
这就是你的家国，你的人间呐

你听，人间的亲人正在为你颂祷  
故乡万物一起加入了唱和：

山有木兮国有殇  
吾有国土兮盖世无双  
君守国，我守君  
魂兮归来  
雪山披素兮河水汤汤

### 边关风沙

■房雷

弹指一挥百载  
风过边陲千年  
始终嘶吼着  
销蚀着地表的一切  
移动沙石 刮歪山尖  
可耸立的身影没有  
钢铁般黝黑的脸庞  
透着无法撼动的刚毅

选择有多种  
如果不去逃避  
学会顺应 不如  
奋起搏斗那般畅快淋漓  
人生来就有不屈的品格  
何况天赋异禀的橄榄绿

这荒凉的北疆  
缺什么都不缺精神  
做一块屹立的顽石  
没有火焰般壮烈  
却非温室的青春  
可以比拟

### 雪地伪装

■王方方

我记得大山上空的星辰  
忘了无痕迹的白色之网  
我记得涂装成大山颜色的战车  
流淌在隐藏的火焰之上

那时候，我们是一群变色龙  
雪花一样洁白的战士  
用一百万种方法  
把自己和力量融入无瑕的哈达

那时候，刀刃般的风吹过石头  
和梦想，滚烫的印记  
深沉的呼吸，笼罩着我  
到处都是我  
到处没有我的痕迹

那时候，响亮的口号  
在冰冻的河流上生长  
整齐的步伐，用一百万种方法  
给每一粒雪花，植入火的种子

### 哨卡之夜

■周承强

在午夜换岗，闭目靠崖静立  
山峦裂开两瓣堤岸，虫鸣突停  
任久封的思绪淌成江河  
走过的岁月翻滚如涛  
把心灯点燃，石头静静开花  
失去一些东西通常漫不经心  
守住一丝意念难过圆梦  
既然热爱之花都已伏地成路  
又何必在意走烂一些鞋子  
靠紧崖石人力大无穷  
心猿意马的是哨台和那些

##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认识彭荆风老师，是从他的电影《芦笙恋歌》《边寨烽火》以及收入中学课本的小说《驿路梨花》开始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军旅作家们在云南创作的军事题材文艺作品一度风靡全国。在原昆明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冯牧部长的悉心培养下，涌现出彭荆风、白桦、苏策、张昆华等一批享誉全国的军旅作家。那以后，冯部长虽然奉调进京，但老一辈作家对文学新人的传帮带，却在云南作家、尤其是军旅作家中，一代接一代地传承下来。

我与彭荆风老师的结识非常偶然。1985年，《解放军文艺》杂志发表了我的小说处女作《二年兵刘四娃》。这是一部反映边境作战的作品，因我参加过那场战争，评论家认为这篇小说写得很有生活底蕴。时任成都军区创作室主任的彭老师读到后，在全军范围内寻找这篇小说的作者。这一找就是四年，直到1989年我在《思孝文艺》编辑王双贵老师家，偶遇冯牧和欧之德老师，彭老师才从欧老师口中得知了我的准确“下落”。他当即给我写了一封长信，信的内容至今历历在目：段平同志，我关注你的作品已经好多年了，如果到昆，请务必到我家中一趟。并在信中留下了详细地址和电话号码。

说实话，我当时非常震惊，以彭老师的名望和在文学界的影响，居然在百忙之中，注意到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文学晚辈，而且一找就是整整四年，放谁身上也会大吃一惊。要知道，当时的彭老师不但早在五十年代就蜚声文坛，著作等身，且长期担任原成都军区创作室主任，工作和创作任务十分繁重，两区合并后的原成都军区创作室又人才济济，但彭老师仍时时关注着像我这样刚刚起步的文学新人，许多人今天听起来恐怕都难以置信。但它又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很快，我寻着信上的地址找到了彭老师的住所，从此开始了我们长达近三十年的交往。彭老师生于1929年，比我年整整三十岁，我们的交往可以说是忘年之交。而彭老师对我的悉心指导与谆谆教诲，至今依然令人难忘。

1992年初，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撰写的反映解放云南的长篇纪实文学《最后的“官子”》，彭老师读后认为真实感人，很快就写下了近万字的长篇评论《动人的战争长卷》。1993年，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国防军》在《昆仑》杂志发表，彭老师打电话让我尽快到他家一趟，原以为像《最后的“官子”》一样会得到他的褒奖，但到了他家，等待我的却是一次耐心细致、人情入理的批评。《国防军》写的是家父长期服役的第13军第39师，恰好彭老师当年也是从这支部队出去的，他对五十年代初解放军进驻云南边疆的情况了然于心，对我作品中脱离实际的许多人物故事表达了极大的不满。自此我才明白，彭老师对我创作上的长期关注，非常用心，并非随口一说。

那一段，也是我与彭老师交往最为密切的一段时间，他曾两次到我工作的曲靖，我每次到昆明也必到彭老师家拜访。彭老师从不因我是小辈而有所怠慢，相反，他总是放下手头的创作，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彭老师虽然是大家和前辈，但因为我们都长期专注于军事题材创作，笔下又大都是



红色土壤（油画）

程建利 杨冰莉作

## 长征

第4279期

